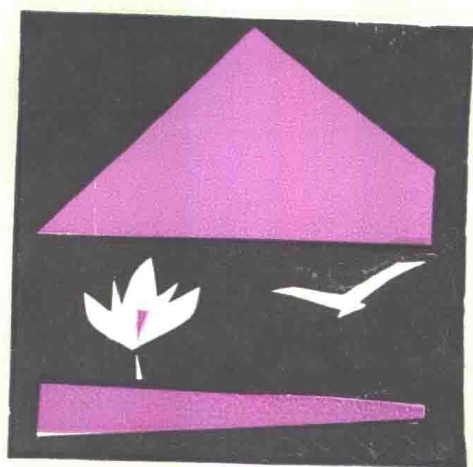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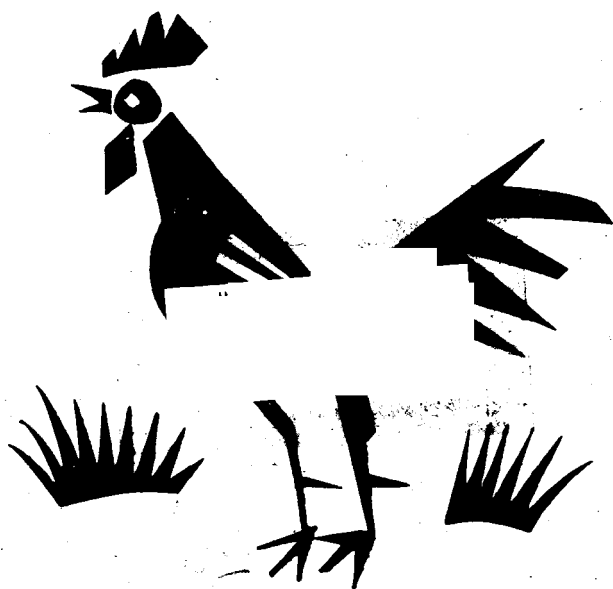




遥远的黎明

遥远的黎明

—何继青



作家出版社

遥远的黎明

作者：何继青

责任编辑：朱珩青

责任校对：彭卓民

封面设计：王效宓

出版：作家出版社

印刷：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965 1/32

印张：8

插页：4

字数：136千

版次：1987年2月北京第1版第1次

统一书号：10248·0167

定价：1.50元

(作家版图书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退换)

出版说明

文坛时有新星升起。一批思想锐敏、艺术个性独特的青年作家，近年来创作了大量别开生面的优秀作品。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希望。为扶植新人、繁荣创作，我们特分辑出版这套均系青年作家第一部佳作的“文学新星丛书”。愿这套丛书的陆续出版，能为文学新军的崛起和壮大，起到铺路搭桥的作用。我们的事业是伟大而艰巨的。我们深信，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必将迎来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

作家出版社



何继青像

辛 明作

小 传

何继青。一九五七年那个火红炎热的夏天离开母体降生于火炉南京。六岁起念书十余年，其间也学工学农批判尚未懂得为何物的资产阶级。高中毕业后，先无奈后自愿去鄂西北山区插队落户。两年间以务农为生，也牧牛羊。一九七六年深秋加入人民解放军，随之去太行山下练刀枪拳脚，学军事地形学。一九七九年初春赴南疆参加边界战争，后中弹负伤，再其后住院疗养医治，并开始文学创作以求生存生活之路，自然也流淌一些内心的语言。一九八四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现今为广州军区创作组专业创作员。

序

徐 怀 中

记得两年前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招生，报考学员名单中一个陌生的名字——何继青，格外引起了大家注意。从表格上看出，他是全部三十五名学员中年纪最轻的，又是全系唯一真枪实弹参加过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这位年轻的侦察排长曾荣立过战功，并且在自己身上留下了战争的永久标记。在和平年代里，有机会经历了实战，有被子弹“咬”过的切身体验，是很难得的。作为一名八十年代的军人，他可以引为自豪，作为一位有志于战争文学创作的部队作家，能够据有这样独特的一笔生活财富，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也许不必夸大其辞，说由此便应当对他刮目相看。实在说来，不是谁都有机会获得这种幸运的，也未必是谁都以为这是值得特别看重的。

这本小说集全部是表现南线题材的。只要我们

稍为细心一点读下去，便不难发现，同那些由于条件所限而只能在前线部队作短时间访问的作家相比，何继青笔下的战场生活就更见独到之处。如果不曾以超人的忍耐力在前线猫耳洞里蹲过相当长时间，他不可能对猫耳洞洞壁每一道被炮弹震裂的渗出水珠儿的缝隙作出那样细微的观察（《遥远的黎明》）。如果他不曾与死神结伴走向生存，走向胜利，那么“我”和“宝弟”负伤后在莽莽林海之夜饥渴、疼痛、绝望、希望，以及他们的种种感觉和心态（《绿色的南方雨》），就不可能表达得那样逼真、细腻、准确和奇妙，给人以深切的感觉。

人们回忆自己初次走向战场，总是有一种如梦如幻的感觉。何继青正是在他步入战争梦境时，开始了他的文学之梦。当追溯自己最初的创作动机时，他总是想起那场战斗，想起在胜利即将来临，他亲眼目睹一位排长带领一个入伍不到两个月的新兵，历尽九死一生之后飞奔向欢呼着迎上前来的战士们，却突然倒在了敌人的冷枪之下的情景。“那一刻，我的心里不再是爱和恨，痛与泪的自然流露，而是感到在他们身上有我，在我的生命里流有他们的血液”，“我的路正是起源于我和我的战友们一起奉献青春、鲜血、生命的时刻。”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开始了他的梦，无疑将是一个好梦，一个不免是可怕的而又令人神往的梦。

他虽有如此一段经历，于创作以至创作之外，

都不曾看作是一个小小的资本。平时他既没有以打过仗，立过功，负过伤等等，显示出如何得意，也没有因此而希望别人降格以求来看待他的创作。他认为那当然是好意，是谅解，但终归还是轻视，是无法接受的。他为自己确立了很高的追求目标，企望不断进入新的艺术境界。考入军艺文学系以前的中篇处女作《横槊捣G城》，曾为他争得许多称誉，现在来收集子，他却坚持只收入学以后的作品，他毫不迟疑地将对自己的要求升高了一个刻度。也许不能说，这里每一篇作品都达到了他自己企望的境地，但如果我们说，这本集子里各篇都显露出这位青年作家特有的艺术锋芒，显露出他对战争文学的思索探求正在不断深化，想是会得到承认的。他希望能够“反映战争背景下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深层联系，战争中人的灵魂组合与破裂，毁灭与再造”。他十分注重自己的感受，他立志要写“自己的战争”。

写“自己的战争”，何继青以这样一句简明的语言，道出了他从总体上对自己创作视角的最佳选择。我以为，同时他也有意无意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应该从哪里选择突破口，我们的战争文学才能取得向战略纵深的更大发展。在我看来，若有志于此者大多已经充分意识到了必须去寻求“自己的战争”，则战争文学将会豁然开朗，呈现出多采多姿的光明前景。若大家仍然遵循着多年来“约定俗成”

的一套，仍在“五老峰”下举步维艰，我们的军事文学则怕未可盲目乐观。

一九八六年九月 北京

文学新星丛书

第三辑

(以发稿先后为序)

马 原：冈底斯的诱惑

黄 尧：荒 火

蒋子丹：昨天已经古老

何继青：遥远的黎明

陈吉蓉：人 魔

统一书号：10248·0167

定 价：1.50元

目 录

序.....	徐怀中	1
--------	-----	---

溶 洞

遥远的黎明

墓碑上的白沙

士兵的机缘

十八岁正当年

只不过是一瞬间

溶 洞

最后一星亮光被夜暗吞噬了，四周一片漆黑。寒意浸足了潮气，从不远处的杂树林里飘出来，卷进洞口，在这个不大的山洞里升腾弥漫开来。

她蜷缩在山洞最里面的角落，两脚盘曲着，坐在潮湿的地上，双臂把孩子搂在怀里，一只手有节奏地轻轻拍着。孩子睡着了，两片小嘴唇不时梦呓般地咂两下。

洞口，半人高的茅草在夜风中沙沙作响，时而有一两颗流弹尖啸而过。洞里很静，没有一丝声响，连她和孩子的呼吸仿佛也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冷丁，孩子在她怀里一翻身，扬起的小手碰着了旁边的那个钢盔；钢盔晃了晃，撞倒了紧挨着的那半截盛过水的炮弹壳，发出一声金属的脆响。这

突如其来的声音震得她一哆嗦，下意识地把孩子紧贴胸口。

那声音在空荡荡的石洞里震鸣了一阵，又从洞口传出去，没入了寂静的夜，于是山洞重又归于沉寂。她长长地出了口气，身子无力地靠向石壁，接着腾出一只手，摸着那个钢盔，从里面拿起一块野木瓜，凑近鼻翼，闻了闻，变味了；又抓起那半截弹壳，晃了晃，空的，水早就没了。这一夜怎么熬呢？她哆嗦得更厉害了。是冷，还是饿？说不清。

大人咬咬牙就过去了，可孩子醒来怎么办？她怔怔地面对怀里的孩子，牙齿使劲咬住下唇。孩子今天满一周岁了，还没见过父亲的模样；父亲一年前拿起枪，到遥远的地方去作战了，一直没有回来，也许永远回不来了。她不由一阵心酸，一颗热热的泪珠从眼眶里滚出来，掉在孩子的小脸蛋上。

孩子醒了，黑暗中呀呀叫着，小手在她胸前乱抓。她解开胸前的扣子，正要把乳头塞进孩子的小嘴，忽然听到洞外有脚步声。一阵悸颤立刻传遍了她的全身，慌乱中，她连忙伸手捂住孩子的嘴，同时把惊恐的目光，紧张地射向洞口。

洞口出现两个黑影，一高一低，互相搀扶着，歪歪倒倒地向里摸索而来。正在这时，孩子突然挣扎了一下，哇地哭出了声。那两个黑影，立即分开了，紧贴着洞壁，不动了。紧接着，她听到了扳

动枪机的声音。

孩子还在大声啼哭，除此之外，洞里再没有其它声音。

忽然传来按动打火机的声音，山洞里蹿起一点火苗，投下一轮光圈。那两名不速来者，一边一个，端着冲锋枪，惨人的目光在洞里飞快地搜索着。最后带着戒备和敌视，移向这个角落，移向她。

她的心一下子缩紧了，直勾勾地瞪着面前这两个人。她最担心、最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在她面前站着的，是两名中国士兵。

两人都负伤了，满身是血。高个子士兵的额头乱七八糟地包着厚厚的纱布，小个子士兵的胸口鼓鼓囊囊的，似乎塞进了急救包。

他们也在看着她。她是个年轻的母亲，刚刚二十出头。一把长发用手绢系着，绕过细长的脖子搭在肩上。一对黑眼睛不象京族人那么凹，颧骨也不那么突出。她紧抱在怀里的是个男孩。孩子又黄又小，这会儿，他含着她的乳头，只吸了两口，就吐了出来。小手抓着她的胸脯，又哇哇地啼哭起来。

两个士兵收回枪，随即把射在她脸上的目光也收回来，相互碰了一下。他们似乎做出了什么判断和决定。于是，打火机熄灭了，他们转过身，又艰难地一步步朝洞外摸去。

她的一身冷汗这才冒了出来。她用衣袖擦擦额头的汗珠，靠向石壁，慢慢合上眼皮。

夜悄然无声地流逝着，不知隔了多久，洞外又有脚步声传来。她屏住吸呼，马上听出来了，是刚才那两个士兵。她的心，不由得又一阵急跳起来。

黑暗中，她隐约看见他们各抱着一大堆东西走进来，发出哗哗啦啦的声响。其中一堆径直放到了她面前，好象是那个小个子。

又是按动打火机的声音，接着又蹿起一点火苗。她抬眼望去，大个子正在点那堆干柴枝。他的动作很老练，不动声色地吹两口气，拨两下柴，不一会火就吱吱地着了。小个子则朝刚刚放在她面前的那一抱干草走过来。他停在她面前，对她做了个手势。她不明白，或者说根本就没看。小个子士兵无可奈何地蹲下来，一条腿跪在地上，喘着粗气，吃力地把干草铺匀，随后对她指了指，退到大个子身边。

他们要我在干草上睡觉？她害怕了，糊涂了，两只手使劲抱着孩子。孩子还在哭，只是没力气了，嗓音沙哑、低弱。

她用余光偷偷地瞟着他们。只见大个子士兵把那个炮弹壳拿过去，解下身上的水壶，把水全部倒进去，架在火堆上烧起来。他的皮肤很黑很粗；眼睛不大，眉毛短短的，竖着；满脸络腮胡很重。看上去是个凶狠的军人。他在家是干啥的？杀猪？

炮弹壳里冒热气了，大个子士兵碰碰小个子的肩膀。小个子拿出一个细细长长的布口袋，倒过

来，里面落下一块压缩饼干，袋子空了。他把饼干递过去，大个子掰下一半还给他，把另一半放进弹壳。小个子士兵又把饼干推到大个子的嘴边。大个子望了他一眼接过去，丢进弹壳。

山洞里渐渐漾起一股香味，空气也不那么湿了。她感到周身暖和起来，胳膊大腿不再发抖了。忽然，她发现那只弹壳递到了她的面前，里面插着一根竹片。竹片削得溜平光滑。她愣住了，不知该怎么办。饼干的香味一阵阵扑过来，她怀里的孩子伸着小手，直往弹壳上勾。

一只裹着纱布的手捏住竹片的一头，舀起一点稀糊糊的饼干送到孩子嘴里。没容她来得及阻拦，孩子已经贪婪地吞进嘴里，吮着，香甜地咽了下去。

她的心绪一下慌乱了，眼前这个中国士兵似乎并没察觉到她那惊疑、猜测和注视他的目光，正专心地一点点喂孩子吃。他年纪不大，脸皮又白又嫩，还蒙着一层细细的绒毛。圆圆的脸，圆圆的眼睛，圆圆的嘴巴，上唇边还有颗痣，挺可爱的。他在家是干啥的呢？一定在学校读书吧？他爱过哪个姑娘吗？漂亮的小伙子总是逗姑娘们喜欢的。她木然地注视着他，任他一点点喂着孩子。

饼干糊吃完了，孩子两只小手挥舞着，还要。他望望空空的弹壳，遗憾地扔在一边，眨眨眼，做了个怪相。孩子笑了，可还是张大小嘴，舞